

九尾龜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九尾龜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八十一回

演前文重見九尾龜

第八十二回

送蕭郎南浦贈將離

第八十三回

風淒總帳泣風悲麟

第八十四回

辦交涉庸奴降秩

第八十五回

負奇冤烈女罵奸雄

第八十六回

歸故里堂上奉慈親

第八十七回

賣風情陌路遇蕭郎

第八十八回

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第八十九回

閨房間流氓橫索詐

第九十回

銀漢仙槎劉郎惆悵

第九十一回

開花榜名妓占鰲頭

第九十二回

紅倌人安心施巧計

第九十三回

花低月亞虛度春宵

第九十四回

陳海秋痛恨花彩霞

第九十五回

當冤桶觀察開心

第九十六回

借洋錢硬捉癰生

第九十七回

驚飛草長望斷蕭郎

第九十八回

范彩霞安心慢客

第九十九回

又麻雀名士講牌經

醒迷途續成新小說

返故鄉天涯留別恨

月冷空房鶯孤鶴寡

詔大官觀察欺貧

飛熱血公堂飛白刃

泛輕舟姑蘇逢舊友

感華年高樓圓好夢

貢春樹開筵宴良友

憊無理名士怒揮拳

秋風暮葉張翰歸來

擲金錢瘋生游北里

曲辨子拚命害相思

風去臺空可憐良夜

章秋谷重遊安境第

吊勝子張圓受辱

呼將伯欣逢故友

添酒回燈重開夜宴

東尚仁叫局碰和

賣風情倌人吊勝子

第一百回

打茶圍烏龜送禮

出奇謀嫖客施威

第一百一回

扣局賺陳海秋發標

留夜廂范彩霞中計

第一百二回

酒闌人散軟語纏綿

送客留髮深情纏綿

第一百三回

味純園遇舊感前游

金小寶尋春逢浪子

第一百四回

跳空槽滑頭待志

翻醋罐名妓爭風

第一百五回

祝小春得意占情郎

章秋谷正言譏浪子

第一百六回

危崖勒馬虛度清宵

寶鏡孤鸞枉辜良夜

第一百七回

游張園初看髮兒戲

訪蕭娘又遇意中人

第一百八回

情切切密密慰檀郎

意綿綿深情回倩女

素風
 情陌路
 通常
 師我
 年嘉
 為楊
 國好
 夢
 山人
 寫





上回第五集書中正說着那位康己生康觀察。鄉試不中。便捐了個河南候補道。到省候補。後來居然署了一任開歸陳許道。又調補了直隸天津道。不到一年的工夫。陞授了河南按察使。得了直隸總督陸制軍一個密保。使陞補了江西布政司。到任不及兩個月。剛剛的江西撫台德中丞調了熱河都統。這位康方伯便陞授了江西巡撫。這也算得一帆風順。宦運亨通了。如今在下且把康中丞的一面按下不題。再把章秋谷的事實演說一番。諸公靜聽。待在下慢慢的說來。只說章秋谷自從娶了陳文仙之後。兩個人自然是似漆投膠。如魚得水。頻伽共命。鸞鴦同心。凌華十五之年。初逢韓壽。碧玉小家之女。來嫁王昌。地久天長。一雙兩好。秋谷也怕文仙散誕慣了。坐在家裏頭要氣悶。便也時常同他出去跑跑馬車。看夜戲。在上海約有住了三個月。忽然接了家裏頭太夫人的一封信。叫秋谷快些回去。依着秋谷的意見。要想法把陳文仙留在上海。自己回去省親。倒是文仙不肯道。我既然嫁了你。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如今回去。我自然應該跟你回去。那有我一個人住在上海的道理。秋谷忽地哈哈的笑道。好呀。你索性把我比起畜生來了。文仙聽了。一面笑着。瞪了秋谷一個白眼道。你這個人。實在的難說話。一句無心的話。兒你又要挑起眼來。難道我和你兩個人。還要這些過節兒不成。秋谷笑道。我們兩個人。自然用不着講什麼過節。我也不過是說說罷了。但是你既然要跟我回去。我現有老母在堂。家中又有正室。雖然沒有什麼別的那禮數。關節是不能錯的。你是向來散淡慣了的人。那裏受得起這般拘束。到了那個時候。萬一有什麼委屈你的地方。叫我心上怎樣的對你得起。文仙聽了。把頭一別道。怎麼你這樣的明白。也會說出這樣的糊塗話來。你家裏有老太太。有正室少奶奶。我是向來知道的。如今既然嫁了你。不跟你回去。和老太太少奶奶住在一起。難道倒要另外一個人住在上海。叫你身心兩地不成。再說起什麼老太太少奶奶面上的禮數。關節來。那更是我分內的事情。算不得什麼。你只顧放心同我回去。不要這般

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章秋谷聽了陳文仙的一番說話，低着頭沉吟了一回，方才說道：「你的說話自然不錯，但是我心上好像總覺得有些不妥當。萬一到了那個時候，你受了什麼委屈，或是鬧了什麼口舌，心上抱怨起來，那就懊悔遲了。」文仙道：「這是我自己願意跟你回去的，那有懊悔的道理？況且我們兩個人住在上海，你的家眷又不在這裏，不慮不睦的。究竟不是個長久的法兒。如今跟你回去，是再好沒有的了。」秋谷聽了，心中暗暗的歡喜，故意再逼他一遍道：「你果然情願跟我回去麼？不要是一時高興，頭上講的頑話罷。」文仙正色道：「頑是頑，笑是笑，這樣的事兒，那裏好和你頑笑？」秋谷聽了，笑道：「既然如此，是再好沒有的了。」當下便和陳文仙商議了一回，把那些家具動用的東西，本來有一半是租的，便都退還了店家。自己的家具，揀好的帶了回去，粗笨些的，便都丟掉了，不要。商議定了，文仙倒忙忙碌碌的收拾了兩天，到了動身的隔晚，文仙把自己的東西和秋谷的行李，都收拾得妥妥貼貼。陳文仙本來身體嬌弱，又是一雙凌波三寸的金蓮，忙了一回，只把他累得嬌喘微微，渾身香汗。章秋谷在旁邊看着，只是微微的笑，也不開口，也不動手。文仙喘息了一回，便對着章秋谷道：「你不來幫助我也還罷了，只顧看着我笑些什麼？」秋谷一面嘻嘻哈哈的笑着，一面問道：「你這兩天忙些什麼？無緣無故的為什麼要忙到這般模樣？」文仙聽了，說異道：「原是你自己和我講的，收拾了東西，好同你回去。怎麼你倒反來問起我來？難道你貴人忘事，已經忘了不成？」秋谷又笑道：「看你這個樣兒，真要收拾了東西，同我一起回去麼？」文仙聽了，摸不着一些頭腦，只得說道：「不是真的，倒是假的，不成。你怎麼平空又說出這樣的話來？」秋谷聽了，搶步過去，走到文仙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道：「多謝陳文仙見了章秋谷這般張智，更覺接頭不着。只得說道：你這個人，不要是發了痴罷？怎麼無緣無故，又打恭作揖起來？」秋谷慨然說道：「我章秋谷半生落拓，百事逃遁，天壤茫茫，竟沒有遇着一個知己。不料如今居然娶着了你這樣的一个人，既不貪我的錢，又不圖我的勢，却這樣的和我一心一意，沒有些兒勢利的心腸。你叫我怎樣的不感激？怎樣的不歡喜？說着，不覺喜下點淚，大有獨立蒼茫，四海無家之恨。」陳文仙本來是個情種，聽了章秋谷這一番說話，不

覺打動了他的情腸，流出兩行珠淚，緊緊握了章秋谷的手，四目相視，脉脉含情，聲猶心，十頭萬緒的，不知有多少話兒要說，却一句也說不出，停了一回。陳文仙方才笑道：「我既然已經嫁你，我這個人就是你的，自然該應跟你回去。自己人還用得着這般客氣麼？」秋谷在袖子裏頭取出一方絲巾來，和文仙拭乾了面上的眼淚，口中說道：「你還沒有看見上海地方，多少有錢有勢的客人，娶了個官人，不肯回去，住在上海的多得狠在那裏，那裏能一個個都像你這般賢德？」文仙道：「說起賢德兩個字來，我也不敢當，不過自己還保得定，不至於鬧什麼笑話罷了。老實和你講罷，那些嫁了人，不肯回去，一定要住在上海的官人，都是有心湊浴，不是真要嫁人，若果然真要嫁這個人，自然要和他想個安穩法兒，那有不肯住在一起的道理？」秋谷聽了，微微一笑，便攬着陳文仙，在榻上並肩坐下，懇懇切切的對他說道：「既然如此，我却有幾句推心置腹的話兒和你講個明白。你却不要生氣，看官，你道章秋谷是當真要同着陳文仙一同回去麼？原來秋谷的太夫人陳氏，性情嚴厲，不許秋谷在外邊娶妾，在下做書的，在初集書中已經提過，如今秋谷在上海娶了陳文仙，原是瞞着他那位太夫人的，那裏敢就是這般的同他回去？只因陳文仙自從嫁了章秋谷以來，雖然是倚影情聲，雙心一珠，鴛鴦比翼，蛺蝶同心，但秋谷心上畢竟還有些兒疑惑，想着文仙雖是一心嫁我，沒有什麼別樣的心腸，但是如今是把他放在上海吃的穿的用的，雖然不見得怎樣的奢華豪侈，却也般般不缺，樣樣現成，既沒有一些兒愁煩，又沒有一些兒拘束，過着這樣的日子，那裏現得出什麼真心？不如我假意和他說明，要把他留在上海，看他怎樣的一個說法。章秋谷想定了主意，便常常的對着陳文仙說：「家裏頭的太夫人，家教怎樣的方嚴，規矩又怎樣的利害。」陳文仙聽了，只微微笑着，並不開口。秋谷一時也看不出他心上的意思來，剛剛這個時候，太夫人寫信叫他回去，秋谷便趁着這個當兒，假意去和陳文仙商量，要把他留在上海，那知陳文仙自家不肯，一定要跟着章秋谷一同回去。秋谷聽了，心上自然歡喜，便細細的把自己家裏頭的事情，和陳文仙說了一遍，又說明不能同他回去的緣故，叫文仙仍舊住在上海，等他陳文仙聽了，不覺俊眼橫波，蛾眉微蹙，了秋谷

一眼道：「你這個人的心，不知是怎麼生的，憑着別人向你呸出了心肝，你依舊是拈東畫西的，不肯說一句真話。」幸而我的嫁你還是真心，你試不出什麼馬脚，萬一我心上存了一絲一毫的假意，被你試了出來，那還了得麼？我平日待你究竟怎麼樣，可得罪過你沒有？你自己去想想。如今無緣無故的，又要這般鬼鬼祟祟起來，你怎樣的對人得起？說着，便別轉頭去，灑脫了秋谷的手，一言不發，不覺有些煩惱起來。眉鎖湘煙，眸回秋水，那一付含怨含顰的丰態，直似那雨中蓓蕾，霜裏幽蘭。章秋谷少不得深深的撫慰一番，又對着文仙說道：「不是我這樣的一番做作，也顯不出你的一片真心。你又何必這樣的動氣呢？」文仙聽了，方才破涕為笑，當下走到窗下一張梳妝桌上，對着鏡子，重掠烏雲，秋谷便站在陳文仙背後，細細的打量那鏡子裏頭的陳文仙，只見他寶簪微霞，蛾眉却月，西子捧心之態，太真傾國之姿，覺得真個是國色天香。一時無聊，把一個章秋谷看得呆了。陳文仙在鏡子裏頭，看着秋谷這般呆看，便在鏡子裏頭對他笑道：「你看些甚麼？難道到了如今，你還沒有看够麼？」說着，那兩邊頰上，不覺升起兩朵紅雲，越顯得十分媚膩。這一晚橋填烏鵲，水溢銀河，兩端陽臺雲迷巫峽，檀奴歸去，忽忽唱南浦之歌，鳳女相思，縷縷結芳蘭之佩。過了一天，章秋谷安頓了陳文仙，把自己在上海經手首尾的事情，料理了一番，又到辛修甫、王小屏、陳海秋等幾個要好朋友那裏去辭了一回。行，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回去，如今曉得秋谷說立刻就要動身，辛修甫怪他為什麼早些不講。秋谷道：「此番回去省親，不多時就要出來的，你們不必掛念。」依着陳海秋還要和他餞行，王小屏攔住道：「你不聽見他說立刻就要動身麼？那裏還來得及餞什麼？」秋谷也向陳海秋拱一拱手道：「我們知己弟兄相交，在心本來不必拘什麼形跡，我心領盛情就是了。」說着，便急急要走。辛修甫等都要到船上送他，秋谷攔阻不住，只得自己先回去，囑付了陳文仙幾句話，兒陳文仙也要送到船上，秋谷便同陳文仙同坐一輛馬車，星飛電轉的趕到常熟輪船碼頭上，秋谷是自己雇的一號快船，兼雇輪船拖帶，當下秋谷同陳文仙上船坐下，剛剛講得幾句話，兒早見岸上遠遠的兩輛馬車，風一般的趕到秋谷船邊停下，正是將離贈別，佳人南國之思，寸草春暉，遊子天涯之感。

不知章秋谷此去何日再來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八十二回

送蕭郎南浦贈將離

返故鄉天涯留別恨

且說章秋谷剛剛同着陳文仙上得船去。早見岸上兩輛馬車飛也似的趕來。秋谷知道是辛修甫等趕來送行。便自己跨出船頭拱手相迎。辛修甫和陳海秋王小屏上得船來。秋谷便讓他們進艙坐下。陳文仙見了。想要迴避進去。秋谷叫道：「我們都是知己朋友。你過來見見不妨。」陳文仙聽了。便回過身來。慢款湘裙輕移逆步。低着頭向辛修甫等三人一連道了三個萬福。辛修甫也作揖相還。陳文仙道過萬福。便低頭立在一旁。辛修甫等偷眼看時。只見他體態依然。丰姿如昔。只身上穿着一身元色衣服。曳着一條元色長裙。淡掃蛾眉。薄施脂粉。鉛華不御。芳澤無加。頭上只帶着一支珍珠押髮。一個珠騎心簪。乾乾淨淨的。沒有一些兒珠翠。低眉欲袖的立在那裏。不笑不言。竟沒有一些兒蕩逸輕揚。全是一派的大家丰範。辛修甫見了。暗暗地十分贊嘆。陳文仙略略的站了一回。便也轉身進去。王小屏料想章秋谷和陳文仙一定還要說幾句體己的話兒。我們不要在這裏討他的厭。便和辛修甫陳海秋使一個眼色。大家立起身來告辭。彼此打了一拱。辛修甫等三個人。便自上岸去了。這裏章秋谷和陳文仙兩個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言不發。陳文仙只覺得各種酸甜苦辣的滋味。一古腦兒都併到心上來。正在這個時候。猛然聽得輪船上嗚嗚的兩聲汽笛。秋谷便道：「輪船將要開行。你上岸回去罷。」陳文仙聽了。勉強點一點頭的後面。嗚的一聲。輪船已經開動。章秋谷立在船頭上。眼睜睜的看着陳文仙。陳文仙坐在馬車裏。也眼睜睜的看着章秋谷。直看到煙波浩渺。人影模糊。陳文仙方才惱惱的回去。這且按下不題。只說章秋谷立在船頭上。直至望不見文仙的影兒。方才嘆一口氣進艙坐下。真個是風情淒涼。南浦之歌。別恨離愁。辜負高唐之夢。那上海到常熟。本來水路不多。不到五更。已經到了。章秋谷離家已久。也覺得要緊回去。看看家裏頭的情形。便把船上的行李。都交給那兩個家人。自己便跳上岸去。趕到家中。見了太

夫人又見了他夫人張氏。秋谷見太夫人身體十分康健，心中自然歡喜。太夫人見秋谷回來，心中也十分歡喜。問問這樣問問那樣，又把自己家裏頭幾個月裏頭的事情，夾七夾八的告訴了秋谷。一過秋谷在家裏頭休息了兩天，不免出去到各親友那裏去應酬一番。一班親友也有上門來探望的，也有備酒和他接風的。倒把個章秋谷忙了好幾天。秋谷自回之後，也沒有什麼事情，只陪着太夫人講講閒話。叙叙家常。他夫人張氏，秋谷本來原是因他才貌平常，所以和他不合。幸而他這位夫人，性情極是平和，脾氣也還柔順，倒深得太夫人的歡心。章秋谷聽了太夫人的解勸，便也漸漸的兩下和睦起來。所以秋谷在家倒也很不寂寞。一連過了十餘日。太夫人對秋谷講起佃戶的抗租不完來。秋谷道：「這班種田的人，雖然種了幾畝田，却往往窮得衣不遮身，食不充腹，想起來也狠可憐。若得欠得不多，不如聽他去罷。太夫人道：「若是窮佃戶欠租不完，自然不必去問他追討。這個欠戶，聽說狠有錢的，靠着他們兒子的丈人，是縣裏頭的差役，作威作福的，狠不安分。種了我們五十幾畝田，三年的工夫，一個大錢都不肯完。你想世上那有這般道理？要是一班佃戶，大家都學着他的樣兒，不肯完租起來，叫田主人怎麼樣呢？秋谷聽了，勃然大怒道：「原來就是黃阿潤這個混賬東西。去年他沒有還租，我就要把他送縣押追。一向只道他是個貧戶，那曉得他竟敢倚着一個差役的靠山，抗不完租。這還了得！明天待我自己去拜縣劉大令，托他立刻提了黃阿潤押追欠租就是了。太夫人道：「只要他好好的把租還了出來，或者先還一半，也就罷了。不必一定要把他送官押追。他們鄉裏人，究竟吃不起驚嚇。秋谷聽了，答應一聲，便把收租的帳目查了一查。見欠租不完的，十個裏頭，差不多倒有四五個。這都是大家看了黃阿潤的樣兒，不肯完租。要不好好的辦他一下，明年的租就不用收了。想着便把幾個欠戶的名兒都開了下來。到了明天，章秋谷換了衣冠，坐着轎子，去拜那位常熟縣劉大老爺。投進帖子，等不多時，只聽得吱吱的一聲，中門大開，一個執帖家人，手中舉着帖子，說一聲請。秋谷的轎子，便直進二堂歇下。執帖家人斜着身子，把帖子舉得高高的，在前引道。把秋谷讓到花廳坐下，等不多時，這位劉大老爺便在裏面走了出來。

秋谷和他行過了禮，叙了幾句寒溫，便提起個戶欠租的事來，要請他出票捉人。劉大老爺聽了，一口應允，並不作難。秋谷不免和他說了幾句客氣的話兒，便端起茶碗來，喝了一口，起身告辭。劉大老爺送到轎旁，打過一拱，便走了進去。章秋谷的轎子，便一直抬出大堂來。剛剛抬出後閣，早看見對面飛也似地來了一乘青布小轎，一直擡到大堂上，便停下來。轎子裏頭，走出一個少婦，不先不後，剛剛和章秋谷打了一個照面。章秋谷早吃了一驚，只見這個少婦鳳目凝波，蛾眉鎖翠，衣裳綽綽，舉止端詳，很像個大家命婦的丰範，却是眼中含着一胞珠淚，面上又顯着一派怒容，低着頭，直走出來。章秋谷看了，心上不由的疑惑起來，暗想這樣的一個人，很像一個貴家命婦，怎麼會無緣無故的跑到這個地方來？難道和人家打什麼官司不成？看他臉上的那付形容，明擺着一腔冤憤，也不知他究竟是什麼事情。不如在這裏略等一回，看看他的情形，若是可以相助的地方，我也不妨幫他一下子。想着，便叫轎夫略停一停。秋谷坐在轎內，也不出來，只仔仔細細看那少婦的舉動。只見那少婦後面，還跟着兩個差役，慢慢的走過來。那少婦回過頭來，問那兩個差役道：「縣大老爺在那裏？快些兒請他出來。」那兩個差役聽了，微微冷笑，道：「你說得容易的，話兒。」縣大老爺是一方之主，也是輕易見得的麼？你既然來了，且到官媒那裏等候一回，再說。」那少婦聽了，着急道：「既然縣大老爺沒有生堂，為什麼什麼你們又把我撮弄到這個地方來呢？」一個差役又冷笑道：「大老爺既然提你，自然有坐堂的日子。你只好好的等着就是了。」那少婦聽了，更加着急，道：「依着你們這般說法，要等到什麼時候呢？」一個差役又道：「那我們也不知道。」大老爺高興幾時坐堂理事，就是幾時坐堂理事。我們當差役的那一個，敢去催他？你只到官媒那裏去，好好候着。自然有你一個快活。」那少婦聽了，差役的口風不對，不覺心中大怒，只見他擡起頭來，厲聲說道：「你們兩個人嘴裏頭放的都是什麼屁兒？我一個寡婦，你們無緣無故的，平空把我叫到這個地方，如今縣大老爺又不肯坐堂，倒反要把我押起官媒來。那官媒家裏，是好好的人，可以住的麼？你們賠了眼睛，難道把我也當作那班沒骨氣的人不成？」一面說着，雖然聲色俱厲，却止不住兩行珠淚，直掛下來，連忙別轉頭去。自己拭乾

了。眼淚蛾眉倒豎，鳳目圓睜，又高聲對着那兩個差役道：「到底怎麼樣？你們只請縣大老爺出來就是了。若要把我押到官媒那裏去，你們不要想昏了頭，我是死也不去的。兩個差役聽了，你看我看着我，彼此做了一個眼色。一個差役便呵呵的笑道：「夥計，你聽聽好大的口氣。老實對你說了罷，大老爺的吩咐去不去由不得你，你願意去也是要去的。你不願意去也是要去的。我勸你還是好好的走罷。章秋谷看了這樣的一種情形，又聽了那般的一番言語，雖然還沒有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心上早臊料了五六分。不由得怒從心起，便自己走出輪來，一直走到那少婦身旁，站定，睜開兩眼，看着那兩個差役。那兩個差役擡起頭來，見平空來了這樣的一個人，心上雖然有些詫怪，却也還不在心上。只惡狠狠的對着少婦說道：「怎麼樣？大老爺的話，兒難道你竟敢不聽麼？怪不得那鄉紳對着大老爺說，你是個潑婦呢。那少婦聽了，不慌不忙，冷笑一聲道：「原來就是那八這個畜生，幹出來的事情。好好，那兩個差役道：「好也罷，歹也罷，只請你快快的走罷。在這裏挨一會兒，也當不了事。那少婦聽了，忽然把眉頭一皺，大聲說道：「你們真要把我押到官媒那裏去麼？那兩個差役冷冷的說道：「豈敢。難道是和你取笑的不成？那少婦忽地咬一咬牙齒，頓一頓金鐲，颼的一聲，從衣袖裏掣出一把明晃晃的小刀，望着自己喉嚨便刺。兩個差役見了，只嚇得靈魂出竅，毛骨皆聳。口中一個字兒都喊不出來。兩個人四只腳兒，就如釘在地下，生了根的一般，一步也走不上去。大堂上一班家人差役，見了這般形勢，一個個也都大吃一驚，連忙七手八腳的趕過來，想要去奪。那裏來得及？說時遲，那時快，章秋谷這個時候，已經立在那少婦身旁，見他一轉眼的工夫，掣出刀來，望着自己頸中便刺。你章秋谷這般膽大，由不得也嚇出一身冷汗來。到了這個關頭，不容髮的當兒，那裏還顧得什麼男女的嫌疑？疾忙搶進一步，輕舒猿臂，只一把把那小刀奪了過來。憑你章秋谷這樣的眼明手快，那刀鋒已經刺入喉嚨，約有一寸多深，血花飛濺，一個身體軟癱下來，坐在地。上動彈不得。幸而還是章秋谷搶得快了些兒，那刀鋒雖然刺進喉嚨，沒有刺破食管兩管，不至於有傷性命。却一時間怒氣攻心，刀瘡迸裂，鮮血直噴出來，暈了過去。正是：鄉紳下獄，天飛六月之霜；齊婦含冤。

渡進三年之血。欲知這位少婦究竟是什麼樣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解。

第八十三回

風淒總帳泣鳳悲麟

月冷空房驚孤鷓鴣

上回書中正說着那位少婦。在大堂上掌了過去。但是這位少婦究竟是個何等樣人。為着什麼事兒。要弄到一時短見。慷慨輕生。在下做書的。都沒有講得明白。就是這樣糊裏糊塗。沒頭沒腦的一來。看官們一時問那裏弄得清楚。如今列位看官。且休性急。待在下做書的。一一說來。只說那個時候。常熟縣有一位致仕的鄉紳。姓錢。叫做錢貽叔。是個一榜舉人的大挑。知縣。做過幾任州縣。倒也有政聲。無奈讀書人出來做官。總帶着那一點兒先天的書毒。一心想做好官。不肯已結上司。上司因此和他不對。借着公事上的一些不合。便把他撤任。察看。把這位錢大老爺。只氣得一個發昏。章第十一。索性告了個假。不做官了。回到常熟地方。自己修一個小小的花園。種竹養魚。栽花蒔藥。一天到晚的。只在自己的花園裏頭。吟風嘯月。飲酒賦詩。雖然地方不大。却也房廊曲折。花木蕭疎。榆柳兩行。梨桃百樹。布置得狠有些兒邱壑。錢大老爺夫人黃氏。早年就死了。錢大老爺仗儷情深。不肯續弦。黃夫人生了一子一女。兒子名叫康壽。女兒名叫秋秋。都生得目秀眉清。骨紅齒白。真是兩株玉樹。一對璧人。這錢秋秋長到十七歲上。更長得如花如玉。傾國傾城。冰雪為肌。瓊瑤作骨。更兼性情和順。資質聰明。對着錢大老爺。真是千依百順的。從不肯叫錢大老爺生氣。錢大老爺鍾愛的這個女兒。真個也像那掌珠拱璧一般。自己教他讀書識字。又請了一個繡娘。教他女工刺繡。這位錢小姐一學就會。一會就精。不上五六年的工夫。錢小姐早已女工針刺。無一般不會。詩詞歌賦。無一樣不精。到了十七歲上。錢大老爺便和他對了一頭親事。是個本城貢生的兒子。名叫王芝宇。家況甚是貧寒。這王芝宇却生得白面長身。一表非俗。更兼天資卓越。學問淵深。錢小姐嫁了過去。自然意合情投。一雙兩好。閨房之樂。甚於青丘。這也不必去提他。那知錢小姐嫁了王芝宇不及一年。錢大老爺忽然生起病來。醫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錢小姐姊弟兩個的哀痛。迫切也不必去說他。又過了幾年。常熟縣城內忽然倒了一家有名的錢莊。錢大老爺本來是個清官。一生所積

的官廳一古腦兒都存放在這錢莊裏頭。如今被他倒得乾乾淨淨，那錢莊上的經理也逃得無影無蹤。一個大錢也要不回來。錢康壽和錢小姐也無可如何。只好由他。從此之後，錢康壽便有些度日艱難起來。勉強敷衍了幾年，越發支不住，只得把自己住的房屋和花園典給本城的祁彥文祁侍郎家。典了幾千銀子。錢康壽便捐了一個功名。到湖北去候補。王芝宇本來是個寒士，家無擔石之儲，囊無一錢之蓄的。以前錢家有錢的時候，還可以常常的通融借貸。如今錢家窮了，王芝宇不免也更加拮据起來。若單是窮苦些兒也還罷了，誰知道禍不單行，福無雙至。大凡天心最妬忌的是男子一個才字，女子一個色字。所以古今來往往才士坎壈，紅顏薄命如花美眷，消不得似水流年。綺思風情，辜負了良辰美景。十個裏頭倒有九個都是這個樣兒。這還不必去說他，更有一件最犯忌的事情，便是那傾國名姝嫁着了個風流才子。江南名士娶着了個蕙蘭佳人，像這樣的一班人物，上天却斷不肯輕輕易易的放過了他。一定要千方百計的想着法兒把他磨折得九死一生。方纔肯罷。看官，你想王芝宇和錢小姐這樣一對才貌相當的夫婦，一個具着這樣的清才，一個生着那般的丰貌，那裏能够就是這樣安穩穩穩的過去。平空的王芝宇又害起病來，急得錢小姐燒香拜佛，問卜求醫，沒有一件法兒沒有想過。那裏有什麼用處。不上半個月，把一個王芝宇又送到閻王家去了。錢小姐呼天搶地，泣血捶心，幾次三番的哭暈了去。家裏頭的人見了，慌作一團。連忙七手八腳的把他救醒看官，可知道這一邊王芝宇地下修文之日，正是那一邊錢康壽玉樓赴召之時。原來錢康壽到了湖北候補了幾年，沒有得着一個差使，心中十分懊悶，得了病，又沒有好好的醫生調治，不上幾時，也跟着王芝宇一起兒往閻王家去了。錢小姐得了這個信息，更加痛不欲生。屢次的想要自盡，都被一班人看守得牢牢的，底不得手。脚也是無可如何。剛剛事有湊巧，正在這個當兒，又接到錢康壽夫人一封來信，說錢康壽的棺木現在還停在湖北省城一個古廟裏頭，要想扶柩回來，却一個大錢也沒有。錢小姐看了這封來信，心上更加悲痛，不免又趕到王芝宇靈前去痛哭了一場。哭過之後，錢小姐定一定神，心中暗想：兄弟的棺木現在停在湖北路遠迢迢的，又

沒有銀錢。一時那裏搬得回來。雖然有幾家族中叔伯可以托他們料理。但是如今世上的人都是勢利。不過的聽得錢康壽死在湖北身後蕭條。一個個早已躲得遠遠的。恐怕過了窮氣。那裏還肯來幫你們的忙。想想姓錢的一家。如今只剩了自己一個。自己不去料理他的靈柩回來。還有那一個肯來多管這般的閒事。想着便把殉節的念頭撇過一邊。盤算了一回。想着錢康壽沒有兒子。少不得要把族中的子姪承嗣。這是第一件大事。更兼搬取靈柩。辦理喪葬。免不得大大的要一筆經費。這一筆錢。一時又從那裏去打算。呢。呆呆的想了一回。忽然想起自己家裏頭的房子。現在典給祁彥文住着。這祁彥文祁侍郎向來為人很好。不如我自己親去見他一談。問他借幾百銀子。一起併在典價上算料。想他沒有什麼不肯的。況且靠屋借錢。向來就有這個規矩。不是我一個人鬧出來的新樣兒。想着定了主意。便換了一身素服。雇一乘轎子。竟到祁侍郎大門上來。這個時候。王芝宇已經死了三個多月。一切喪葬的事情。已經辦妥。所以錢小姐一心一意要辦兄弟的事。纔到了門外。門上人問明來意。便放他進去。見了祁侍郎的夫人。含着眼淚。把錢康壽死在湖北。陰氣不得回來的情形。細細的說了一遍。要問祁侍郎借五百銀子。祁夫人見他神色淒涼。言詞宛轉。心上也就不覺憐憫。便請了祁侍郎進來。見了錢小姐。和他說了。那知這位祁侍郎本來是個財迷。一個太監。手裏頭攢出來。也要擺個分兩。如今聽得錢小姐一開口。就是五百兩銀子。倒把他嚇了一跳。口中支支吾吾。不肯答應。錢小姐便對他說道。這所宅子。連着後面的花園。當初有人估價。原是一萬銀子。如今府上典價。止有六千銀子。再加上五百銀子。也不過六千五百銀子。有房屋在這裏作抵押。想沒有什麼不妥當。請只顧放心就是了。祁侍郎聽了。沈吟一回。道。離先自回去。祁侍郎見他走了。一個人坐在書房裏。頭以心問口。以口問心的。足足躊躇了大半天的工夫。方才打定了主意。道。他雖然向我借錢。這所房子。却不止這個價錢。我只管借給他就是了。想着。便走出來。叫賬房先生去打五百銀子的銀票。那位賬房先生答應一聲。正要走出去。忽聽得外面有人說道。